

秋叶一落白露晞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李林齐

又到秋叶飘落的季节。是秋叶误闯了季节，还是世界情绝了秋叶？

此心流连处，无物不成诗。你看红尘里，叶落千万枝。秋叶，是最放得下的一类生灵，树想萧索时，挥手成永诀。所以，当你走在铺满落叶的小径时，请温婉你的脚步，不要伤了那已碎落遍地的金黄。

悲秋，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审美符号。“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为什么要悲秋？大抵有这样几种心态：一则草木枯黄；二则岁近寒冬；三则大雁南飞；四则远人未归；五则市井萧条；再则美人迟暮……如此等等。这些情愫，加上瑟瑟的秋风、枯寂的秋水、败落的秋叶、凄厉的秋声、斑驳的秋霞、冰冷的秋月、秃尽的秋枝、绵绵的秋雨、清灰的秋雾、缥缈的秋烟、哀婉的秋歌，怎能不催生人们阵阵的秋思和深深的秋怨。

“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秋天，最怕去的是江边，因为古人靠水而居、依江筑城、凭河行运，于是，码头就成了挥洒秋泪最多的地方。“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白居易把秋天码头的送别写得是何等的润肺，让人捶胸哀叹之余常常念到那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天涯歌女到底是什么模样？

秋天，还怕去的是高山，看不得满目的萧索，还有头顶南归的大雁。“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仿佛一切都舍你而去、不再回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就

是芦苇，它在秋风中摇曳出大地的苍茫，摇曳出岁月的凄凉，摇曳出人世的惆怅。

秋天，更怕翻看的是由秋叶做成的夹在你多次搬家都舍不得扔掉、始终放在书架醒目位置的书里面的那枚枯黄的书签。书柜里每本书都有它的故事，一柜子的书就是生命里的城南旧事。秋叶何时成信物，无从考证。古人常用折柳寄情。柳，寓意“留”。《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而今，微信称霸的网络时代，还有多少人会在月上柳梢头的时候，相约黄昏后。相比当下的直接简单，古人对待情思总是含蓄蕴藉，讲究以歌传情。《诗经》中多有描写，“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意思是，东门外面护城池，可以用作沤麻塘。美丽善良三姑娘，可以和她相对唱。三峡库区周边的土家族情歌里面，也有很多描写男欢女爱的歌曲，比如，“我拉着郎腰带，到底几时来。我今儿没得空啊，明儿要劈柴，我后几天才到小妹家中来。”这些歌词是多么婉转可爱，真有种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韵味。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天是收敛的季节，感应到人的情绪上，难免常生悲凉。然而，也有些人更愿意在这样的季节里依然保持乐观与豁达，用蓬勃的生机抵御着万籁俱寂。“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菊花是最淡然的，朝颜花开，篱上缠绵。临风弄碧，态度雅娴。知君路过，垂露眼前。轻颦浅笑，静美不言。大象无形，大爱无言，大仁无名。道家哲学，一直是盛世之中的王老吉、乱世之后的人参汤。它站立在儒家和佛家之间，用“出世”来观照“入世”，又用“入世”来牵手“出世”，让万类霜天在自然规律的调节下和而不同地生生不息。人到无求品自高。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名利熏心是不配做教育的，也是做不好教育的。师者仁心，身正为范。记得有一年教师节晚会上，雷佳演唱的歌曲《无名花》非常好听，讴歌所有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就像“无名花”一样。无名花，花无名，花虽无名，桃李芬芳。这种花盛开在

四季，笑傲在秋天，因为，秋天是他们收获的季节，正如一位高中毕业班班主任送行他的毕业生们去象牙塔里深造时所说，“你远走高飞，我原路返回”。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是秋天的革命豪情。“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是文豪的人生雅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无论哪一种人生态度，我们都不应该虚度秋天，至少可以让自己温暖，还可以向身边的人传递一点你的温暖。

行文至此，一位著名音乐人给我传来了她用古琴弹奏的《秋风词》，那声音流转舒缓、悠扬委婉、宽阔苍凉、秋意朦胧、引人入胜，顿觉秋高气爽、秋月星稀、秋水灵动、秋风和畅、秋波楚楚、秋思绵绵、秋味甜甜。

秋天，不止一种颜色；人生，依然五彩缤纷。

谛听邛海三叠声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张平念

邛海的海声，藏着三叠不同的回响。有污浊喧嚣的痛苦之音，有整治攻坚的阵痛之音，更有如今碧波荡漾、万物和鸣的欢悦之音。三叠湖声，记录着一汪高原湖泊的浴火重生。



淡水湖；说它只是湖，西昌人却早已把自己活成了“海边人”，依湖而居，傍湖而生，连湖里出产的鱼虾水产，都坦然叫作“海鲜”。一湖碧水，被当地人叫成了海，这份独属于高原小城的浪漫，只有来过邛海的人，才能真正读懂。来到西昌，静下心来，静静聆听，便能听见属于这片“海”独有的声音。

初到湖畔，处处透出恬静祥和。环湖步道上游人往来，笑语随风飘荡，湿地公园里芦苇摇曳，白鹭扑棱着翅膀掠过水面。远山如黛，水色碧蓝，阳光洒在湖面，碎成万千粼粼波光。起初，周遭人声嘈杂，湖水的声响被淹没在烟火喧嚣里，你只看得见湖水，却听不见它真正的声音。

想要听懂邛海，需要慢下来，把脚步放缓，把心绪沉淀，远离热闹的人群，寻一处安静的湖岸木栈道，寻一块临水的青石，静静坐下来，闭上双眼，把尘世的纷扰暂时放下。

几天游玩下来，这片让西昌人引以为豪的“海”，却让我听到了三种不同的“海”声。

几十年前，坐落于邛海边大石板村的许多村民为了饱腹基本都靠“海里捞”。皮肤呈现典型高原棕褐色、六十挂零的水呷老哥正在一个沙滩值守巡查，与其摆谈，他的“海味”普通话让我费了好大劲才得知：几十年前，邛海为当地的群众提供了丰饶的海产品，湖中产的鱼虾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湖畔人家。可无休止的捕捞，让这片西昌母亲湖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那时的湖水不再澄澈，鱼虾日渐稀少，水草成片消亡。渔舟驶过，再也捞不起往日的丰盛。

第二种“海”声，是一场历时五年的大规模治理的回响，这是救赎与重生的声音，许多当地人基本都主动参与了治理工作，开启一场抢救母亲湖的行动。搬迁、清淤、治污、修复湿地，一步步弥合昔日的伤痕。浑浊的湖水慢慢澄澈，水草重新扎根，鱼虾归来，飞鸟再度落脚湖畔。

我捕捉到邛海的第三种声响，立体而鲜活，裹挟着融融欢喜，不只是耳朵听见，更是眼眸里真切望见的人间美景。经过多年生态治理，邛海褪去往日尘埃，一湖碧水澄澈透亮，环湖湿地草木葱茏，栈道蜿蜒，岸上青翠满目，游人如织。

邛海边，从来不只是湖光美景，我还遇到比美景更让人欣慰的场景。我入住的地方店主叫吉莫，一位年近四十岁的彝族小妹，曾远赴重庆打工谋生。那时候的邛海风光黯淡，留不下年轻人追梦的脚步。经过多年生态整治，邛海一天天重焕光彩，湖山如画，游人纷至沓来。她看到家乡崭新变化，毅然告别外地的打工生活，回到邛海之畔，开起一家特色民宿，依托这片澄澈湖水带来的文旅机遇，在家门口找到了创业致富的平台。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邛海虽非沧海，却怀有大海般宽阔胸襟。

我原本是来看邛海美景的，突然我对邛海胸怀肃然起敬——她并不是浩瀚大洋，但它具备海一般宽广的胸襟。她包容了破碎与苦难，承受了刮骨疗伤的阵痛，舒展了曾经紧锁的眉头。一汪湖水，见证一座城市的变迁。潮起潮落之间，盛满岁月的悲欢。

伫立湖边，微风拂面。回望三段时光当中的水声，心中颇多感慨。善待碧

水青山，方能长久聆听这般悦耳动听的湖海之声。

待到周遭的人声慢慢淡去，那湖水的声音，才一点点从烟波深处漫过来。一波又一波浅浪，节奏舒缓悠长，仿佛是大地平稳的呼吸。风从泸山林间穿过，掠过湖面，和湖水的拍岸声交织在一起，一柔一刚，成了高原湖畔最动人的自然乐章。

环湖而行，一湖碧水，岸线各异；三叠水声，悲喜不同。同是一汪邛海，却在岁月流转里，发出三段截然不同的回响。

邛海最为悦耳的声音，当属暮色降临之后。夕阳缓缓沉向远山，晚霞把湖水染成橘红，落日余晖一点点褪去，天色慢慢变成幽蓝，城市的灯火远远地在对岸亮起，点点灯火倒映在水波之中，被涟漪揉碎晃动。喧嚣慢慢退场，世界安静下来，唯有湖水的声响愈发清晰。浪涛一遍遍抚过岸边，这一刻，山是静的，城是远的，唯有湖水不息，水声悠悠，仿佛穿越千百年的时光，在耳边缓缓诉说邛海的过往。

离开西昌许久，耳边还时常会回想起邛海的水声。那轻柔绵长的哗啦声，藏着高原的月光，藏着邛海边高耸泸山的松风，也藏着一座湖畔小城的烟火与温柔。

